



北夢瑣言卷第七

富春孫光憲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跡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

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
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
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

唐相國鄭^紫祭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
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
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
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
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旣無施展事必
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

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
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
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蛄崙崙蟻子競來拖
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羅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
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
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
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麕寒入來
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
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

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一日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
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
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
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
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
以子妻之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
夜綠荷風剪破照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

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常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
乃一片官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
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
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室九層矣醯
鷄往來周東西矣蟻蠓紛紜強秦云矣蜂巢聯聯
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
矣累累蠶粟祖龍藏矣其十載改更興懷悲愁辛

苦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灩澦小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蕙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若爲人所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研裂破其船而倒李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媪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岬而蘇

十五字尚
細書者
注

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皂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媪蘇後亦說於判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叅賀又問云此行無妳媪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

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
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已俸三百
千以脩觀音堂乃剩三十千入已一旦物故經七
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
一官曹見劉行軍卽昌美也說云何乃僥用功德
錢以舊曹相識放歸湏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鬻
衣鉢而償之尋復卒西川孔目官勾備於其輩最
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
冥官謂曰我卽勾孔目也家在城都西市曾負人

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
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
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嚙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
令內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
主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
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
爲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

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唐晉相李洸礪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卽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礪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洸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礪相麻因而貶黜洸以大彰先世因賦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洸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

寰事八極鼇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澹無氣烏輪不再中黃砂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董正重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撓捨無飽意甚有文義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鞞鞋賦遞相謗謂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

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膏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自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月詩名善奕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朝書記莊以詩賀

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爲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消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潁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潁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潁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云隔岍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潁川曰曾

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宰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常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一本舊族恩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

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石欽若者體効其筆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

北夢瑣言 卷七
盧卿宏也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楚以歲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神兵先皇特賜旣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絢繼有常平之拜似踈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請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

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黃錄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竒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

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
于晦曾上崔相國公胤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
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商略
所有儒生中變通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玉帶表
文與今孤公事頗同未
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
令孤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唐高相國崇文本蘄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

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

多呼人爲髡兒

恐是
奴字

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

夫亦有一詩乃口劄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

塞號將軍那個髡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

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大尉駢卽其曾孫

也鎮蜀日以蠻蛋案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

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

移乃題風箏寄意日夜靜絃聲嚮碧空宮商信任

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

報到移鎮渚宮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
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

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
 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
 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
 公曰題洞庭者其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

清江詞甲新印易月令日丁令...
 進李洞慕愛鳥欲鑄而項戴嘗念愛密仲而此詩俸又僻于雲

為麓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櫛子石榴樹挂小
 餅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舡為水鞞鞋又云棹搖舡

包管上遠此一條

掠髮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

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口自是礪砂發非干

駁石傷牒多身上職益大背溫瘡人謂此是打春

詩也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如客宿室中無事件

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况著作披道服在茅

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又思不得顧云

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

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

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論其旨牛公

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
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
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
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
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
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有包賀者多
爲麓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檨子石榴樹挂小
餅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舡爲水鞞鞋又云棹搖舡

掠髮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
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口口自是礪砂發非干

駁石傷牒多身上職益大背濕瘡人謂此是打春
詩也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如客宿室中無事伴
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况著作披道服在茅
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又思不得顧云
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
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
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論其旨牛公

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
吟者可不以斯爲戒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踈理寡實風雅之
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
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聞盟蓋守寒素之分無
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音有詩云翰苑何
時休嫁女文昌音早晚罷生兒音上林新桂年年發不
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音德刺當路子弟忌之愚

嘗覽李賀歌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

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草集中

音章集牛僧孺給事中

見杜

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卽奴僕騷人可
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芻芻時
常相國說有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常公曰
我道印將金鑲鑲簾用玉鈎鈎卽京兆大拜氣槩
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
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

而破於詩句苦哉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卽滑臺杜愔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泐流至渚官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官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

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剝度爲僧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

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岬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琅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叻開鑿及覺詰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恠俱見山甫乃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齋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

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卽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入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

北夢瑣言 卷七
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豈
非父兄之過哉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
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
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
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
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
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臺在
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唐孫會宗僕射卽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
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

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卽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酒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有裴迪者贊相之堂第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爲虞摠小將對客側身一酌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恠之答七下何不幸也

唐張揚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常相保衡有分言常列於同列以其名揚揚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

之揚揚卽小兒褌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聞常相流貶竟不大拜常嘗問立名之由揚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訪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數大過亦無取焉其復名洎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楊公生五子彝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唐張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
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
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
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
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裊
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
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
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
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

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
因奏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
處士悵悵而終必有冥訴惟此禍也柱史爲楊鉅
侍郎愛壻也

唐相國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
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
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
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
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

相也夫世之于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
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賓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
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數也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
豆盧瑑之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
於僧宇獨坐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
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
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
卿監乎荅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

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
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箴首過頰先曾有卷及
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踈公亦遂謝恕其不相
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
訝然凡事更宜在意候生仍慙灼無以自容先是
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
飲一盃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唐陝州廡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滄水逆旅
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

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
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事擢第沆不自安恐
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
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
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塲趙崇大夫戲之
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
耻之故拔沆爲主文竟不果賈島遇宣宗微行問
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又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
後言於宰臣與平魯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

貴人也

唐著作郎顧况字通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
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卽非熊前身也
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
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
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
量却令生於况家五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
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
問卽垂泣而言之王保定擬言云人傳况父子皆

有所遇不知何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唐張偉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卽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似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類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兇也

唐張祜尚書恃才真追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登朝籍不爽陰告也不都栢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塚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公音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麩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悞神性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具可欺乎

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
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介意其友人李正部弟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
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
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
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
報雙言但請過江於潤州杜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
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

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

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

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

轄司申而瘞之爾後死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

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

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

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

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

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惛臆失聲
而哭亡竟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
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八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
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
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
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
小懲也又嘗忿狎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
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滂騰尺水文波古今常
事與鄭諷隣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頽郎中來入

墻界五六尺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
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
履率皆如是不遭擯弃幸矣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
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音八座驚駭
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
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
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
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

非銅錢也燒時辛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導
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
以祭之楊相猶于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
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
讐殺楊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
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牧龜範曾
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
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

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
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 壞墻風雨
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
何得却由人是夜夢天王所責詞云我非天王南
嶽神也主張此池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陡
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卽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
巴山甫自序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噫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
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
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
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
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益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
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
乃礪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
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蒼蒼間馬胥伏而掩
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
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

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諭繩絞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荊州成令公泐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儀

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迴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芰荷忽見一女郎素衣紅

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旣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齒蓄之能聞於劉山甫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爲廝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

或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

具道其情因以鬼偶經時而去

見劉山甫閑談中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鬼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

瘡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塗
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
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
疑之尋病瘡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
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
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
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去天

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唯書
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
去聞於劉山甫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
補闕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
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
銷歌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
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

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閑窓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榮舍人所撰

唐廣明中黃巢犯關大駕幸蜀衣冠蕩折寇盜縱橫有西班牙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與元骨肉分散無所依托適值鳳翔奏軍將董司馬者乃晦其

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言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山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去一作作道下世山識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四談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

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
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
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唐李浩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爲小文好
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
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
而清音之字不必分用洪改切韻全刊吳音當方
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
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嘗見韻銓鄙駁功

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入座於此又見何規製
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
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
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請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啟
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
官卽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
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唐監察李航福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
侍甚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

州公館翌日修謁郡牧張存卽王拱下部將也謂
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
報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
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
穆生驚恠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
諭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遶聖
善所憇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
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卽死
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汧

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
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
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爲虛誕今張
存翻害穆李卽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
孫嫌人柔弱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冠前嘗典
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迴歸
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
王命克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

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
備列玳玩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立拱
乃歛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參天旄鉞今日多幸
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卽榮幸
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
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
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
具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
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

雖陝帥狂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
時有用捨以柔濟剛爽權變當衰亂之時須適時
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却其賂卽善
也履尾滅族悲夫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將相幸率愛奢侈楊相
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
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
用堞盛果實坦欣然視堞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
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

賂竟至不令宜哉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
歎宗人無堂文柄乃擢羣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
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
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崇大夫
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卽小字也本名格爲蜀
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
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

謫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
傳相國處分七答之其僧解後莫知何罪俄而相
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釋因問之僧以郎君傳
相國處分見恠未知罪名相因驚駭慙謝以兒子
狂駭幸師慈悲迺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
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
來隱惡不少是以答之相國不覺失笑



